

DA QING DI WANG

大清帝王

光

緒

远方出版社



大清帝王

光 緒

主编：朱学勤

责任编辑:齐铁英

大清帝王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县京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0 字 数 2080 千字

版 次 2004年 12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套

ISBN 7 - 80595 - 762 - 2/K·58

定 价:31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同治之死	(1)
第二章	光绪入嗣为帝	(25)
第三章	年少皇帝	(43)
第四章	归政之争	(69)
第五章	甲午风云	(103)
第六章	戊戌变法	(153)
第七章	寂寞瀛台	(229)
第八章	与珍妃的爱情	(250)

第一章 同治之死

大阿哥载淳是懿嫔的亲生儿子，但他对这个生母却没什么感情。

这首先与清朝有违人情的宫廷制度有关系。按照大清祖制，皇子出生后，无论嫡庶，一出生，就由保姆抱走，送到事先已经选好的妈妈手中。每个皇子按规定应有四十个人照料。其中包括八个保姆、八个乳母，还有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婴儿断奶后，就把奶妈打发走，再增加若干名太监，做皇子的谄达，专门负责教小皇子吃饭、说话、走路、礼节等事。到六岁，就准备好小冠、小袍褂、小靴，教他们跟着王公大臣站班当差，并正式去书房读书。按规定，他们不仅不能与生母生活在一起，而且还不许生母任意去看儿子。

对于皇子来说，所有的后妃都是他的母亲。他的爸爸只有皇上一人，而他的妈妈则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因此，哪个额娘慈爱有加，小皇子就对哪个额娘有感情。

普通百姓家，儿子对母亲一往情深，除了血脉相连的骨血关系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儿是吃娘奶长大的”。但是，大清皇宫的规矩，就是儿不吃母乳。后妃们在产子后，须立即服用回奶药，断掉乳汁。

大阿哥载淳刚生下时，御医先用“福寿丹”给他开口。所谓“福寿丹”，是宫内特制的一种婴儿药，配方是：朱砂一分末、黄连一分末、甘草五厘末，蜜水调服。朱砂能安神、定惊，黄连可清热解毒，甘草润肺，也能解毒。

产后，总管太监韩来玉领来两个奶妈，让懿嫔挑选一名，留下来喂养大阿哥。按规定，从这天起，奶妈每天的食品是：鸭子半只，或肘子、肺头若干，轮番食用。这些都是下奶的食品。

至于懿嫔，在产后的第三天，御医就给她喝了“回乳生化汤”，一直用八天，到四月初三日，“乳汁渐回，结核亦消”。可见这种药回乳效果不错。因不用下奶，懿嫔坐月子期间不吃油腻，她每天的食谱

是：用粳米、碎粳米、碎红米、黄老米、碎黄老米、小米、凉谷米等八种米，每种七合五勺，再用芝麻四合，熬粥。此外，每天还供应鸡蛋二十个。

同治从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吃过生母一口奶水。他很少能得到温馨的母爱，却更多地感受了生母严厉的斥责和看不上的白眼。

但是，大阿哥的出现，却给懿嫔带来了数不尽的好处。她在分娩的当天就被晋封为懿妃。第二年的正月，懿妃又晋封为懿贵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连升二级，其地位稍次于皇后。她凭着母以子贵这张王牌，咸丰宾天后的第二天，被她儿子亲口封为皇太后。她又利用同治帝年幼，垂帘听政，成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她给了同治骨血，而同治帝回报给她的则是无限的荣华富贵，得到了她朝思暮想的权力和地位。

对于慈禧来说，同治只是她谋取权位的工具。她对大阿哥绝少有慈母之心，却非常热衷于宫廷的争权夺势，以至于在亲生儿子面前也放不下架子。大阿哥去给她请安，她经常板着面孔，动不动教训一顿。她那狭隘的妇人之心更是令人无法容忍。她自己对儿子严厉不算，还十分忌恨别人关心、爱护小皇子。在宫中，有几次看到小皇子依偎在皇后怀里，和皇后亲热无间，她打心眼里恼火。小皇子是她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她自己满足权欲的一个工具。她要牢牢地把儿子控制在自己手里，让他绝对服从自己，绝对孝顺自己，而不允许他和别人有感情。

小皇子载淳是龙年龙月出生的龙子，按照迷信说法，他龙运兴旺，算是好命。但他偏偏投胎于这样一个女人，注定他的命运是悲惨的。

载淳不愿与生母亲近，对她总是敬而远之。每次请安的时候，总是觉得和她无话可说。在生母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受严厉管束的奴才，只有在皇后跟前，他才能感受到宠儿的一些欢乐。慈禧身边有随从太监多人，但最受宠的要算是安德海，他是慈禧的心腹。在热河期间，慈禧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安德海冒生命危险窥测咸丰皇帝的起居，打探权臣肃顺的动静，观察东宫皇后的言行举止。最令慈禧感动的是苦肉计中安德海十分成功地扮演了黄盖的角色，被慈禧借故一顿毒打赶出宫去，他拖着沾满血迹的双腿，含辛茹苦地来到北京，将重要情报传给恭亲王奕訢，并参与了政变的策划。在这件大事上，他干得很出色。这一切都为慈禧得以垂帘听政做了很大的贡献。慈禧从热河的特殊环境下见到了安德海的精明能干及对自己的忠心无二，所以

对安德海信任百倍，使安德海的权势与日俱增。安德海借慈禧的宠信，狐假虎威，横行霸道，激起了朝廷内外的不满，也使皇帝同治感到十分厌恶。

安德海，南皮人，生于咸丰初期，得荣禄推荐入宫，精通于房中术，虽身为太监，贿使御医未能去势，致与慈禧暧昧逾恒，终日宣淫，因而恃宠显贵，为慈禧结党夺权。后来因开罪穆宗与恭亲王，两人设计，于安受命采办织衣时，命山东巡抚丁葆楨捕诛于济南。

慈禧太后身边得宠的太监中，真正和她有实质暧昧关系的是安德海，原因是他在生理构造上特别不同，加以内宫阉割未能细察，使得他有机会以妖媚之术，满足慈禧太后在性欲方面的饥渴。故清史曾记载：安德海因擅吕不韦舍人嫪毐之术，以柔媚得西太后喜欢，语无不纳，尔后遂于政事，纳贿招党，肆无忌惮。

所谓嫪毐，是一个阴阳人，是战国晚期，吕不韦府中舍人。当时秦始皇已称帝，众所周知，秦始皇实际上就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太后早期为吕不韦的爱妾，怀孕之后，献给当时质于赵国的秦王之子异人，后异人得国生始皇，及帝之后，吕不韦拜相。秦太后仍难忘怀他的老情人吕不韦，吕虚于周旋，恐怕惹祸，好不容易发现了嫪毐，荐给太后，从此太后得嫪毐之异秉，纵情声色，终被始皇发觉诛死。

安德海和嫪毐一样，天生有异秉，有势隐藏于肛门之上，另有一势，身小如童子，犹如装饰，加上从小女性荷尔蒙分泌过多，长得细皮嫩肉，行动举止扭捏作态，看来完全女性化，长大后，便有不少闺秀糟蹋在他的手中。

据清史考铨记载：安德海出生在南皮（今河北南皮县），十三岁的时候，曾在一家载员外府中当小厮，由于他的异相，常常和一般丫环使女混在一起，时间一久，没有一个人把他当男子。

载员外是正白旗人，有一位千金叫双喜，原已许配给一门远房表亲戚，住在北京的荣家，这位喜姑娘，长得亭亭玉立，貌似仙女，但因从小娇宠，脾气特大，而且冷若冰霜，使女们都非常畏惧。

有一天，安德海和使女们在后花园中，玩捉迷藏的游戏，双眼蒙着丝巾。

“小海哥！我们在这里，你快来捉嘛！”

“小海哥！再往前走，前面有一颗黄樱树，树后面就是小翠丫头！”

使女们逗笑着，安德海被她们呼来叫去，团团转，一会儿跌倒，一会儿抱住花木，逗得使女们哈哈大笑。

双喜正巧在阁楼上观看，常听丫环们说，这安德海如何乖巧，如何学着女孩子走路，内心就有点好奇，现在见他被人嬉耍，弄得灰头灰脑，也确实逗人喜爱，因此信步走下楼来，进入花园之中。

使女们一看小姐出现了，赶忙躲了起来，无人敢吭一声。

“好！”安德海细声细气地说：“你们都躲起来，其实我已经听到翠丫头走动的声音，这次非抓着你不可。”

说着，安德海向双喜姑娘站立的地方走过去，感觉上他已接近了一个人，稍稍一停，便猛力抱住，刚好将双喜姑娘抱个满怀。

“抓住了！抓住了！”安德海一面兴奋地大叫着，一面拉下眼上的丝巾，却发现是员外的千金小姐，不禁大吃一惊，随后露出满脸惶恐，张口结舌地说：“小……姐，小……的该死！”

说来也怪，双喜姑娘经安德海这么一抱，全身像触电一般，及至见他一脸憨态，自己也感到无限羞惭，粉颊飞红，半晌，方说：“你就是安德海？”

“是！小姐！”安德海躬身退至一旁，头也不敢抬起来。双喜看在眼里，心里越发地喜欢，何况自己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因此童心大发，笑着说：“挺好玩的，你再把丝巾蒙起来吧！”

小姐的话刚说完，躲在花树后的使女们立即一拥而出，他们没有料到，小姐终于笑了，而且和她们一样，也喜欢安德海。

这一次，双喜姑娘玩得很高兴，安德海也从此进入了千金小姐的阁楼。

由于经常出入小姐的阁楼，和小姐亲近的机会增多了。有一天，由于白天的疲乏，他居然在小姐的床上睡着了。小姐见他睡得很甜，不忍心叫醒他。夜深，小姐和衣而卧，也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

在梦中，她看见一名白马王子似的美少年将她轻轻地抱起，放在四周满是野花的草地上，那少年亲切而温柔地亲吻着她，使她情不自禁地和他紧紧相拥；少年的手轻柔地伸向她的酥峰，随后又脱下她的外衣、内裤，她无力反抗，也不愿反抗，终于她全身一丝不挂，感到少年健美的胸膛紧紧地压在自己的身上，烈火在她内心燃烧着。猛然，一阵痛彻心腑的冲击，使得她愕然大惊，一下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但是，这并不是梦，因为她身上确实有个人。

情窦初开的双喜姑娘，经过这次人生的历程后，一天也离不开安德海了。

安德海与载双喜的这段孽缘，是造成他进入宫掖的主要原因，因

为双喜的未婚夫名荣澈——他有一位堂弟叫荣禄，正是当今皇上宠爱的兰贵妃内侄。

这荣家虽然有兰贵妃这门亲戚，却一直官运不佳，载双喜惟恐长期和安德海私通，发生事故，便提早嫁给荣家，又深悉兰贵妃娇淫，便推荐安德海进入宫中。果然安德海很快被贵妃视为至宝，荣禄也因此入宫得到职位。

兰贵妃不久封为懿贵妃，虽然得到了安德海，但是却不敢过分放肆，主要因东宫孝贞皇后是一位很正直的人。

不久，咸丰生病，又传闻有遗诏要赐死懿贵妃，懿贵妃越发地小心谨慎。及至咸丰一死，懿贵妃母以子贵，儿子继位后，她被封为慈禧太后，她和安德海便无所忌惮了。

安德海和慈禧的亲昵和宣淫，内宫之中，无人不晓。有时同治皇帝来请安，安德海与慈禧仍然高卧未起，这些事，在十几岁的同治眼中，极其反感。

咸丰死的时候，慈禧才三十岁，正是虎狼之年，在性方面的饥渴，不言自明，而安德海天生柔媚，处处侍候得妥妥贴贴，加上异常的床上功夫，慈禧对他的娇宠，也就日盛一日。

同治时代的穆宗，是一位秉性正直、天性纯良的好皇帝，在名义上，他虽然是慈禧的儿子，却和东宫慈安更为接近，慈禧时常加以训斥。

“你与我听着”，慈禧一脸怒容，指着跪地请安的穆宗说：“以后无事，不准你到东宫。”

“母后！”穆宗大为不平，却非常婉转地说：“祖宗的礼数啊！总不能不去请安吧！”

祖宗的规矩，这是大清王朝最厉害的法宝，儿子渐渐长大，居然搬出祖训来顶撞母亲，慈禧一时无言以对，但却气得双手发抖：“皇上！”安德海在一旁趁势说：“太后的意思，除礼数外，最好少与东宫太后接近！”

穆宗本对安德海不满，立即双眼一瞪，怒斥着：“你是什么东西，也敢插嘴！”

“不可无礼”慈禧太后立即厉色说道：“你下去吧！”

穆宗大为一愣，满肚子不高兴，却仍忍声向慈禧躬身施礼：“孩儿告退！”

皇上一走，慈禧立即转怒为喜，柔声叫着：“小安子！”

“奴婢在！”

“以后和皇上讲话，你还是少多嘴！”

“是！太后！”

“唉！”慈禧感喟地叹了口气：“这孩子愈来愈不听话了，你与我多留神他的行动。”

“遵旨！”

这位少年天子对历代权宦专权所知甚悉，经常把安德海比作明代权宦魏忠贤。对于安德海的仗势欺人，同治愤恨不已，常常在师傅、慈安面前表示要杀掉他。并做一些泥人作为安德海，然后割去头，以此发泄其心中的愤恨。而且同治两眼盯住安德海，总想找他的差错惩罚他。一次，忙于走路的安德海，竟未看见同治迎面走来，未行大礼就匆匆而去。同治见状怒不可遏，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立即大叫道“安德海，如此无礼，难道连朕也不放在眼里吗？”听到叫声，赶路的安德海才转过身来，见同治满面怒容，知道是有失大礼了，他暗自叫苦，怎么能如此粗心，居然连皇帝也没有看见呢？本来他早有耳闻，知道这位小皇帝对他看不惯，指责的话时而入耳。他尽力不去招惹同治。反正有太后保驾，只要不失大礼，谅他小皇帝能把我怎么样？可惜今天竟让这位皇帝抓住了把柄，只有自认倒霉。他回身急走几步，将两袖向下一甩，双膝跪地叩头，口中说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是瞎了眼了，没有看到万岁爷驾临，求万岁爷开恩，奴才实在是瞎了眼。”

同治满腔怒火，一直想找个机会发泄，今日见安德海跪在脚下，磕头如同捣蒜，他得意地冷笑一声。但是当听到安德海的辩词时，又增加了他的愤怒，于是怒斥道：“该杀的奴才，难道你不懂祖制吗？种种秽行，不堪入耳，擅入寝宫已是有罪，窃权干柄，构谗忠良，更是罪该万死！”

安德海还从未见过小皇帝发这么大的火，更没有想到从他的嘴里滚出这样的话，这那里象个未亲政的小皇帝，简直是坐在御座上的威丰。他汗流浹背，额头上渗出的汗水滴在那浮在地面上的黄沙里。此时，安德海才感到什么是可怕，他对这个小皇帝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同治在众太监面前总算出了一口气，把这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太监整治得如此颤颤惊惊，也算显了显皇帝的威风。他看着爬在地上的安德海那可怜的样子，就产生了饶恕他的想法。于是，他说道：“起来吧！”记住，今后还如此胡作非为，小心你的狗头。”

听到放他滚蛋的声音，安德海如释千斤，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

来，向皇帝叩头谢恩后说道：“奴才遵旨，奴才一定记住万岁爷的嘱咐！”同治一挥手，安德海便灰溜溜地走开了。在一旁围观的太监们的嘻笑声，给了安德海以很大的刺激。他顾不了这些，竟连瞧也不瞧这些人，低着头急匆匆地走开，他再也不愿回过头来。见到安德海走了，围观的太监们又放声大笑起来，他们笑得是如此地开心。

安德海真的懊恨极了，他从出生以来从没有人如此捉弄过他。今天，就是入宫以来最为得意、最受当今掌权者宠幸的今天，却让一个小皇帝如此捉弄了一场。想来又气、又怕、又恨。小皇帝的责骂声，围观太监的嘻笑声，不时在耳中回响。丢人现眼的，从此还怎么在宫中处事呢！他想到了慈禧，他要让慈禧替自己出这口窝囊气！

次日，当慈禧发现安德海不在身旁时，就传旨召他。往日安德海一见慈禧必定满脸笑容，表现出喜不自禁的样子，当慈禧说几句体贴话后，他必定会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这些会使慈禧很高兴，她喜欢安德海这些表情和动作。今天，安德海却象换了一个人似的，苦丧着脸，慈禧感到迷惑，就要安德海说明原因。安德海这才把他编好的假话讲了出来，他把昨日路遇皇帝受惩的事，添油加醋地讲了起来，尤其在“擅入寝宫”上大作文章，说皇帝在众太监面前指名道姓出太后的丑，把个慈禧说得怒火中烧，于是她立即命令身边的太监：“召皇帝来见！”

同治自昨天怒斥安德海之后，心中怒气总算出了一些，心情也舒畅多了。他认为这一次对安德海的惩罚实在是大快人心，今后如果安德海有所悔悟，那也就算了；如果他继续为虎作伥的话，这样的事还会发生，非让他知道皇帝的厉害。沉浸在自喜之中的皇帝，没有想到就在他自我陶醉的时候，慈禧召见的懿旨来了。听到宣召的同治那里敢怠慢，立即就随传旨太监很快来到了长春宫。一入宫门，就瞧见来回踱步、怒容满面的慈禧，同治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壮着胆子向前慢慢地移动着脚步，然后双膝跪地说道：“给圣母请安”。

慈禧见到同治，怒从心头起，安德海的话反复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她气愤极了，便张口斥责：“你这个不孝之子，整日不遵祖训好好读书习武，嬉笑放浪，毫无宫规，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何以表率臣僚？喜怒无常，赏罚无章，何以治理天下？……”慈禧越说越来气。滔滔不绝地斥责，夹带着怒骂，使这位少年天子真有些受不了了。只见他双手撑地，两眼已被泪水充满，但是没有掉下来，因为他咬住了牙。

慈禧大怒之后，气乏力绝，见跪在地上的皇帝一言不发，再斥骂

下去也不行。不过，她始终未让皇帝起来，更未赏赐座位，她要让这位皇帝多跪一会儿，以示惩罚。站在一旁的太监都对皇帝遭遇露出了同情的神色，惟有安德海异常高兴，他看到慈禧怒斥皇帝的样子，感到舒畅，真是痛快极了。他心中唸叨的是：“这就叫作一报还一报。”

恭亲王有次为江南军务，向慈禧请示，安德海在前面走，明明瞧见恭亲王，却视若不见，等安德海进宫后，又故意命太监挡驾，整整等候了一天，仍见不到慈禧太后。

恭亲王知道是安德海在嘲弄，内心非常愤怒。第二天，恭亲王忽被皇上召见。

“叩见皇上！”

“叔叔平身，朕有一件大事要商量。”

“哦！敢是为了江南军务？”

“不！早上请安，太后命安德海前往江南置办龙衣，问我的意见。”

恭亲王一呆：“皇上如何说？”

“我说一切由母后作主，并且表示这件事让安德海去办，一定放心。”

“好极！好极！”恭亲王很兴奋地说：“机会来了！”

恭亲王现在相信，皇上是真的长大了，因为大清御律规定，太监出宫，违背祖训，可就地正法。

恭亲王知道，皇上也是痛恨安德海的。皇上说了一句肺腑之言：“此贼长期秽乱内宫，他日九泉之下，亦无颜见父皇了！”

这话出自儿子对母亲的批评，恭亲王大为感动，立即着手策划，在他的心目中，山东巡抚丁葆楨，是一位忠谏耿直的清官。于是，皇上终于下了一道密诏，命丁葆楨等待时机，务必将安德海伏诛。

这一切安排，慈禧太后与安德海并不知晓。这趟肥差事，至少可捞上百万两银子，安德海自然是洋洋得意。

安德海启程了，走的是水路。瞧他的声势，坐的是大号太平船两只，船上插的是日形三足鸟旗，高悬“钦差大臣”匾额，船的两旁，分挂着龙凤旗，又携带童男童女，沿途传呼官妓，上船作丝管之乐，吹吹闹闹，真是八面威风。

安德海所到之处，不但骚扰地方，而且逼勒官府奉献金银，这年正是同治八年的七月。

七月二十一日，又恰好是安德海的生日。船过德州，安德海大做起生日来，官舱中陈设龙衣，男女罗拜，大有称孤道寡之势。

德州知县赵新，早在安德海未到之前，便接到了丁葆楨的密命。但是赵新犹豫了，如果奉命捉安德海，万一不成，反累其祸；不这么办，就是违令了。

在赵新犹豫间，安德海的船已过德州。赵新与师爷商量，决定以快马将实情呈报巡抚。丁葆楨一面急修奏章，呈报给京师，同时下令东昌、济宁，继续追踪缉拿。

丁葆楨的奏章到了军机处，恭亲王首先看到，立即呈秉慈安太后，一直从置办龙衣到安德海沿途不法之事。慈安太后事先一无所知，及至看到修奏，不禁大吃一惊，慈安怒骂着说：“这奴才如此妄为，可不得了，连咱们大清的祖训也不看在眼里。”

恭亲王知道慈安太后发火了，深信一切将不负皇上所托，于是，在东太后的同意下，立即着手下了一道圣谕：

“据山东巡抚丁葆楨呈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德州知县赵新禀报，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太平船二只，声势炫赫，自称奏旨差遣，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鸟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访拿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飭东昌、济宁各府州，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堪骇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再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官箴以儆效尤？着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葆楨迅速遴派干员，于所处地方，将六品兰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倘有疏纵，惟该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方百里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圣谕，无疑是安德海的催命符，从文字上来看，只指“安姓太监”，而不提“安德海”三字正是恭亲王的高明处，他深信，安德海被诛之后无法瞒过西太后，到时候也好有个推托。

丁葆楨接到圣谕，即命总兵王正起，在泰安追获，解往济南。丁葆楨亲自坐堂，安德海仍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奉西太后的钦命，谁敢犯我，只是自找死路。”

丁葆楨极为震怒，将圣谕当堂念了一遍，立即命刀斧手拖出正法。这名赫赫一时，以媚术异秉受宠的太监，终于和吕不韦的舍人嫪毐一样，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安德海被诛后，在他的两只太平船上，截获了一批财物，一并呈

库，看这份清单，颇值玩味，从中可见他的奢侈和搜刮之一斑；计有骏马三十余匹、黄金一千一百五十两、元宝七十枚、巨球五颗、珍珠鼻烟壶一枚、翡翠碧霞朝珠各一褂，碧霞玺数十枚，重者七两，此外还有其他珠宝等，这些财物呈交内务府。

“毋庸讯供，就地正法”。由于慈安、同治与恭亲王奕訢的共同坚持，加之廷议也附和，使慈禧孤掌难鸣。况且，在祖制的压力下，她也不得不让步，在处死安德海的谕旨上盖了印。安德海终于被丁葆楨处死，并且暴尸荒野，以示严惩，与安德海狼狈为奸的也同时处置。“宦者六人，假充前站官二人，马票客五人皆绞决，其家属二人、僧一人、苏拉数人发黑龙江”。

安德海之死，对朝中公正廉明的大臣来说大快人心。曾国藩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安德海被诛杀），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葆楨字）真豪杰也！”翁同龢听到安德海在济南被收系且家财已查封后，拍手叫道：“快哉！快哉！”为民除害，不仅文武百官欣慰，而且又使“中外钦服”。但是，慈禧却心中难过。她不仅因为失去一个心腹而痛心，而且为慈安、同治、恭亲王奕訢联合与她作对感到愤怒。当然，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刚毅与机智，慈禧自然更是怒不可遏，这促使母子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慈禧与同治的关系恶化之际，同治又干了一件很不明智的蠢事。这件事益发激怒慈禧，在她心中形成了难以愈合的鸿沟，并最终导致母子关系的完全决裂。

同治降生后，按照清朝宫规，由身居六宫之首的皇后奉养，所以同治与慈安自幼接触最多。吃食穿衣之外，当他懂得“额娘”的意思时，就首先知道慈安是“皇额娘”。慈安自身无子，对这个惟一的皇子十分爱护，关照备至，视同己出。而慈禧却因为同治是亲生儿子，母以子贵，有居功自傲之感。而且对同治的要求比慈安也严厉许多。因此，在同治脑海里早就留下了“皇额娘”比“额娘”好多了的印象。每遇大事同治总爱去找皇额娘，特别是在额娘那里受了训斥，受了委屈，他便要到皇额娘处倾诉一番。皇额娘的和颜细语一次次打动他那颗幼小单纯的心灵。日久天长，同治倒觉得他与皇额娘慈安是真正的母子关系。

慈禧对同治越来越看不惯。既是出于同治的不争气——不爱学习、专爱冶游，没有个皇帝的样子；还是出于他太亲近慈安，竟然比亲生母子关系还好；或者是随着同治年龄的增长渐渐认识到了身为皇帝，他应该是天下之主，应该亲裁大政，而慈禧却在那里指手划脚，

朱笔在握，因而两人在“权”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或者是因为他与皇后恩爱，而冷落了慧妃，慈禧恼怒了，屡次指斥，二人不和。

当然也不排除各种因素的综合使用。这一切使同治与慈禧的关系日趋破裂。不过，从同治这方面言，虽说他对慈禧不满，但两人尚未疾恶如仇，因为他们毕竟是母子关系，他还是慈禧的亲生儿子呢！亲生儿子对母亲怎能不孝敬呢！但就在这时，又吹起了在热河时已吹过的风。咸丰驾崩以后，肃顺党人同两宫的斗争已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双方都在明争暗斗，竭尽全力打倒对方。肃顺、载垣、端华等虽然论势力远远大于两宫，但却有一个问题使他们放心不下，那就是两宫手中掌握着皇帝。皇帝这张王牌一旦用起来，那可是无法预测的。肃顺虽然对他们有些轻视，但也不能不防着一手。特别是慈禧借皇帝生身母亲的有利条件，高傲无比。况且，一旦有朝一日让她完全控制了皇帝，唆使皇帝做出什么事来，特别是在召见群臣时突然宣布一个什么上谕，就有可能遭殃，为了让小皇帝不要听信于慈禧，肃顺等人冥思苦想，终于计从心来千方百计让小皇帝亲近慈安，冷落慈禧，母子关系终于一日淡于一日。

二

清穆宗同治帝，入关后第八代皇帝，爱新觉罗家族中继顺治之后，又一个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名载淳，为咸丰帝之独子，母叶赫那拉氏，即后来掌握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载淳于咸丰十一年登基，年仅六岁，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宣布亲政，不到两年，即于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死去，年仅十九岁。

同治因病而死，毫无疑问，但其究竟死于何种疾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来，既为病死，死于何疾大可不必纠缠不休。但是，载淳死因，牵涉当时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引起人们关注。所以，传说甚多，有说死于天花，有说死于疥疮，有说死于梅毒，尤其是后一种说法，传闻甚广，疑窦丛生。堂堂一国之主，怎么会染上性病，且延至于无可救治呢？种种争论，遂成一代疑案。

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这种说法不仅见于野史传闻，而且也见于正规学术著作。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即持是说，谓同治由出游而患梅毒，终至于死于此种淫创。

至于载淳何以不乐宫中生活，每每微服外出，其原因大致有三种

传说。

一种，传说同治帝并非慈禧亲生，他懂事后，微闻其事，抑郁不乐，乃私自出游。相传，咸丰时，那拉氏得宠，但久而无子。时某宫女怀孕，那拉氏秘不使咸丰帝知之，待其生子，那拉氏将其毒死，谎报婴儿为自己所生。同治帝年龄稍大，不知怎么听到了一点风声，暗中访求生母遗像，事为慈禧所知，母子遂不和。同治处处受到箝制，深怀不满，于是和小太监们嬉戏游荡，微服出游。

第二种说法是，同治帝因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受到限制不满而微服出游。同治帝生长深宫，出于慈禧太后喜爱戏曲的缘故，他耳闻目濡，自幼即熟悉戏曲，粉墨登场，于其中儿女痴态，眉目传情，久有心会。亲政之时，年近十八，血气方刚，发育早熟。本来，同治所娶立皇后之阿鲁特氏，深得同治宠爱，夫妇相得，并无不满之念。但是，慈禧不喜欢皇后。原来，同治册立皇后时，慈禧选中了凤秀女，慈安（东太后）选中了阿鲁特氏，两宫太后争持不决，即命载淳自己在二人中挑选。同治选中阿鲁特氏，立为后，凤秀女立为慧妃。自那以后，慈禧每见到阿鲁特氏，不由得心生恼恨。因而，限制同治帝婚姻生活，不准他常到后宫，又强令其移爱于慧妃。同治帝对此深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在佞臣太监们的引导下，他始则独居乾清宫，继则游宴嬉戏，乃至微服出游，放纵成性。

第三种说法，认为同治出游，基本原因在于佞臣引导。同治帝本对宫廷中枯燥生活很不满意，太监及佞臣乘机引诱他微服出外游玩。相传，同治时有个叫王庆祺的翰林侍讲，京师世家子。起初，入值南书房，美姿丰仪，精戏曲，擅献媚，与同治帝相得甚欢，以五品官加二品衔，兼毓庆宫行走，恩宠有加。王庆祺将春宫图、春药之类进献给年轻皇帝，更得宠幸。俩人有时同卧同起，毫不顾忌君臣礼仪。一次，小太监见同治与王庆祺共坐一处，低头同阅一小册书，太监装作进茶，走近偷看，原来两人正津津有味地同看一本春宫图，连旁边来人都未觉察。当时，太监在东华门内私设烟馆，藏污纳垢，导引男女，供同治取乐，甚至市井小偷也混迹其间。不久，同治帝就不满足这种取乐方式，在王庆祺、载澂及太监们引导下，经常微服出游。

就同治当时情况和记载来看，同治的确对宫中生活不满，对典学读书不感兴趣，生活上又处处受到慈禧太后限制。据载，同治亲政以后，对批阅奏章十分倦怠，读书时精神不聚，嬉笑不止。太后及帝师李鸿藻等督责甚严，而同治帝桀傲不驯，惟我独尊，不免走向反面，以至于写诗无可成诵者，“论文多别字”，甚至连臣下奏章也读不通

顺。当时李鸿藻上章劝谏，即有“停无益游观，止无名兴作”之语，暗指同治微行及大兴土木。恭亲王、醇亲王等一再劝谏，触怒同治，引起朝内激烈斗争。这种情况，使同治对朝政更加厌烦，后期批阅奏章，不看内容，一律批上“依议，知道了”，有的奏疏内有两种意见请他裁定，也是如此，致使办事衙门无所适从。

当然，也有一种相对立的说法，认为传闻中同治出游一事，毫无实据，史书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

至于同治帝微服出游的各种传说，野史、笔记记载极多。

相传，湖南某举人入京候试，居会馆，与湖南名臣曾国藩邸舍相邻。一天，这位举人午睡，朦胧中见一少年入室，俯案翻阅他的文章，提起笔来，满纸涂改，然后匆匆而去。举人感到奇怪，问仆人。仆人回答说，这是曾大人的客人，曾大人不在，信步至老爷处。待曾国藩归，举人以其情告之。曾大惊道：“这就是当今皇上啊。”举人十分惊骇，不敢参加考试，赶紧收拾还乡了。曾国藩死于同治十一年初，以此推测，传说中的同治出游，早在亲政之前就已开始了。

一日，京中琉璃厂来了一位衣着华贵的青年人，买了些玉版宣纸，一时手上没有银钱，拿出罕见的瓜子金给掌柜。掌柜不敢收，嘱咐一个伙计随客人去取钱。走到午门内，伙计不敢进，仓皇逃归，才知来人便是当今皇上。第二天，同治命一小太监将银如数送至店家。

相传有一次，同治帝微服出游遇雨于佛寺，见一人穷愁潦倒，十分可怜，问其以何谋生。那人说他原来是一个富豪的家奴，被主人赶了出来，无奈只好在佛寺当厨役，混口饭吃。同治帝又问：“干你们这一行，以到何处干活最有出息。”那人回答说：“去广东海关最好。”同治向寺中借来纸笔，写了一封书信，嘱咐那人拿着信去找步军统领衙门。后来，那人果然在粤海关谋到了职位，并由此发家。

同治帝出游，曾自称是江西选送入京参加会试的学生陈某，与翰林学士毛昶熙在一家酒店相遇，同治点头微笑。毛认出是当朝皇帝，急忙奔告步军统领，派勇士十余人暗中跟随其后。几天后，同治在宫中见到毛昶熙，一再责怪他多事。

由于同治帝在位时，微服出行的事已有传闻，所以人们将京中不少怪事，都与他的出游相联系。一次，某翰林独饮于酒楼，酒酣自得，忽闻邻座有客引吭而歌，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禁不住大声喝彩。当时京中风俗，凡戏子之流演唱，则可扬声奖励，若是上流社会之人练唱取乐，喝彩便是一种讥讽。这天，唱歌者也是一人独饮，身边只有一个仆人侍候。仆人听了翰林喝彩，反唇相讥，说他不懂规